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于湖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于湖集卷十八　　　　宋　張孝祥　撰

奏議

論先盡自治以為恢復劄子

竊惟金國不道虣我行人中外同憤聖意堅决申飭邊備以全制勝如臣不肖蒙被使令感激隆知誓當効死顧受任之初有當為陛下言者敢布一二伏惟陛下神聖英武得於天縱永念祖宗創業之難太上皇付託

之重兢兢業業不自暇逸將以刷無窮之恥復不共戴天之讎天地鑒觀神靈孚祐苟充是心何求不獲然臣區區之愚獨願陛下益務遠畧不求近功而已夫所謂務遠畧者願陛下盡舍拘攣掃除積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而行其所當為者起居飲食不忘此志而已夫所謂不求近功者願陛下多擇將臣激厲士卒審度盈虛躊躇四顧不見小利而動圖功於萬全而已昔我太祖皇帝既得天下諸藩跋扈初未服從我太祖皇帝規撫已

定不動聲氣磨以歲月皆為我有臣願陛下以太祖皇帝所以平僭亂者為今日恢復中原之策臣不勝幸願取進止

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

臣聞國之強弱不在甲兵不在金穀獨在人才之多少項羽未嘗不強也未嘗不勝也而高祖卒取天下蓋項氏之臣所謂傑出者往往不能容反為劉氏用無惑乎項亡而劉之興也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不世出之姿當

艱難之時獨運神斷思濟宏業孜孜汲汲二年於兹而
成功泯然未有端緒蓋所謂人才者尚少不足以備使
令耳今入官之門雖廣而用才之路實狹古者取於盜
賊取於外裔取於仇讎取於姻戚苟才矣初不問其生
出之本末也今兹不然非進士科則朝廷已不敢輙有
除用幸而用一人焉議者必曰此非清流也此某人之
戚黨也此某人之子若孫也此故嘗有所負犯也此跌
宕而不羈也其用武臣亦然吹毛求疵深排力阻夫如

是而欲力致天下之豪傑以濟非常之事難矣欲望聖慈深詔大臣各體此意舍去拘攣收拾度外之士博取而詳察以備緩急之用人才既多使之治財賦使之治軍旅使之宣力四方陛下將無往而不獲無為而不成矣臣不勝卷卷取進止

赴建康畫一利害

一臣令來起發欲先往鎮江府措置事宜訖即至建康交割職事就令本府以次官時暫權管却往兩淮將來

若有邊事亦許臣往來措置

一臣如體訪得武臣内有智畧忠義習知邊事或能幹辦繁難之人欲乞從臣不拘見任寄居待闕官指名踏逐分付諸軍量才使喚如都督府有合差委幹當事務亦許依此施行

一兩淮措置事務全在州縣官吏協心愛惜不擾而辦如有違戾去處許臣按劾聞奏

一臣應有奏報文字並乞徑赴御前投放開拆

論蕭琦第宅及水灾賑濟劄子 如建康府日

臣六月二十二日准御寳封送下御筆付臣及蕭琦第宅圖本臣已望闕百拜祗領訖伏念臣孤遠賤臣遭遇陛下入從出藩眷簡優隆糜捐萬死難以報稱令又錫以宸翰寵嘉踰等雲章奎畫永藏私家臣闔門老穉不勝感恩戀聖歡喜踴躍之至蕭琦之居即日併工營繕謹遵睿訓更加高大及多與空地令可馳射琦在此僑寓臣五七日之間一往見之飲食醫藥錢酒之屬常常

照顧所有按月請俸合係總領司支已行關報訖緣未有支行真俸指揮有司不敢擅行琦遠客累重欲望聖慈特賜處分所有供給錢建康府已應副訖仰乞睿照
江東路沿江州軍水灾甚廣臣節次曽具奏聞夏税亦自無可輸納秋苗決然無望如淮西廬和之間人民亦多被害竊慮秋冬之交飢民聚為盜賊臣雖已差官前去太平州廣德宣池州措置更乞聖慈宣諭宰執預治荒政淮上百姓方罷築城掘壕般塼踏弩之役四月以

來急去插秧冀望收成一飽忽被水害人情皇皇仰惟
陛下焦勞萬機德動天鑒灾異之來決非人力如堯湯
之時定有冥數但於賑濟防閑撫摩恵養不得不盡伏
望曲軫淵衷中外幸甚江上諸州將兵闕額甚多臣已
令所差官將被水闕食強壯人説喻招刺支與例物亦
消弭盜賊之一端謹具劄子奏聞謹奏

乞擇近臣令行荆襄參酌去取牧馬專置一司

奏狀

近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臣同司馬倬趙某張某相度於湖北京西置一孳生馬監措置條具利害供申臣尋關牒京西安撫及兩都統司各據回文欲以騍馬四千疋分為四監內鄂州都統司認養二千疋荆南都統司認養一千疋湖北京西安撫司各養五百疋臣竊惟中興以來馬政不修歲歲博買其費巨億而諸軍之馬愈更乏少此則牧養之道未得其宜故也今朝廷方議置監欲還祖宗之舊若措置得宜則省國用振軍威

制夷狄於是乎在蓋政事之大者不可茍且嘗試而為之也今若諸軍分養則與前日之撥綱馬畧同諸軍茍於得馬不復為經久之計一二年後稍有折閲則又將以辭自解謂荆襄非宜馬之地如此則東南長無牧養之利必資諸蠻而後可耳臣愚欲望聖慈特出聰斷於近臣中不間文武擇知馬者一二人令行荆襄淮南境中與諸軍帥守臣寮深圖地土水草之宜國朝以來所置監牧已行故事叅酌去取具以上聞取自聖裁專置

一司付以事權嚴為黜陟之科責其成功如此則宣撫
司所買四千疋不為虛費假以歲月朝廷真得牧馬之
用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諸軍揀汰使臣軍兵所在成羣若令後撥
付牧馬監令逐州軍解發按月請俸就監支給專
令牧養實為兩便伏候勅旨

竊聞西北諸監惟沙苑最盛訪聞監兵見今猶有
存者散在關外諸軍乞令宣撫司從實根刷撥付

今來置監去處指教伏候勑旨

辭免除起居舍人奏狀

今月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以諸生荷陛下親擢俾冠多士觸怒蹈禍復蒙陛下脫臣父子於九死之中玆又驟自省闥進侍殿陛凡昔再生與今超用一出聖意不緣他人論報之心雖臣軀命非臣敢有豈宜輙為辭避寔以臣齒少人微塵𥨸科第甫及五年備數

南宮已慴顛躓况秉筆柱下專記言動非辯智閎達莫宜此選今臺閣諸臣學識資望高出臣右者不可勝舉苟臣冒寵躐據必致清議弗容伏望陛下天地父母之恩委曲哀矜察臣危悃非敢矯飾追寢誤恩改授賢傑庶安愚分

再除中書舍人辭免奏狀

伏念臣去國六年分甘永棄叨蒙收召使服故官已試無庸矧堪因任仰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方闡宏業書

贊之行宣導德意宜有鴻博來膺遴選況承攝是官既皆名儒奪彼與此義難冒受敢兾睿慈俯亮誠悃許臣依近降指揮終滿平江令任既安愚分允穆師瞻干冒天威無任懇切俟命之至

辭免參贊軍事兼知建康府奏狀

臣起於諸生叨竊名宦軍旅之事實不諳曉顧方外敵凌侮主憂臣辱臣於兹時蒙被使令義無辭難死生惟命但今日之事勢異疇昔敵情叵測邦計猶虛至如守

備之脆堅列將之能否強弱之辨進退之宜難以揣度而周知必須親履而詳訪若乃以虛為實以是為非苟且目前咎將誰執豈一身夷滅之足惜而誤國欺君之是虞臣實何人而當此選又況帥藩之重宫鑰之嚴雖曰攝承亦難冒據伏望聖慈收還誤寵更圖奇傑仰備驅馳特賜除臣在外宫觀

辭免知靜江府奏狀

臣愚戇不學叨竊踰分罪戾盈溢遂至煩言仰荷隆恩

姑從罷黜敢圖開宥還職分閫而況郴賀之間傚有兵事靖治之畧必惟其人伏望收還成命別畀通材

辭免復待制奏狀

伏念臣頃以諸生遭逢太上歷官未久遽躐禁涂自抵譴訶迄蒙矜宥祠禄終更旋紆郡紱天地之恩毫髮未報陛下行堯之道建用皇極曠蕩之澤與物為春凡是放臣悉加甄叙顧如孱庸亦與玆寵冒昧以居懼咈輿議仰嶄睿鑒俯亮危悃收還成命使復賤官誓殫愚忠

益圖來效所有復職指揮未敢祗命

辭免知潭州奏狀

臣踈遠微賤遭遇陛下叨荷眷隆屢垂獎使昨者廣西罪戾盈積刻章既上謂當投竄聖慈寛宥止從罷免至於貼職復與全存天地父母恩德莫喻雖極糜捐報稱何有自反私室闔門訟愆屏息避影早夜怵惕敢圖簡記又俾藩郡視舊所領是為鄰壤委寄之重與昔不殊聞命之始恐懼感泣臣實何人疊此忝冒已別具奏乞

賜恩免螻蟻之軀有不盡者輒具劄子昧死上聞伏念
臣父母年七十氣血素弱近復多病頃赴廣西不曾迎
侍道里悠遠日以憂戚臣弟年幼侍旁無人自臣來歸
方獲寧養今茲新任復隔重湖垂白之親又難遠涉進
退皇惑莫知所措仰惟陛下推廣孝道本於人情匹夫
之微皆得自達臣之迫切義當控告抵冒大譴矢心以
辭伏望陛下至仁哀矜俯狥愚懇於江淮間易一小郡
父獲就養不違定省臣得竭力以趨職事祈天請命語

無倫次瞻望闕庭伏增震怍
辭免知荆南奏狀
臣叨竊外藩僅書歲考頃縁親疾屢丐免歸怵迫之誠莫遑朝夕忽被簡拔就付邊寄上游重鎮王旅所宿望實既輕顛隕是懼伏望博詢衆智俯亮危迹別選名臣使當一面遂臣之私賦以祠禄後日縻捐敢不自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九 集部

于湖集卷十九

宋 張孝祥 撰

內制

戒諭將臣詔

朕若稽燕謀寶用儉德駕鼓車以走馬示輟游田之娛集書囊為殿帷蓋先敦樸之務至於耳目之玩口腹之珍非甲令之常共雖一毫而莫取欲使表端而影正風流而令行化貪婪衺刻之徒為禮義廉恥之俗而朕行

未足以厲世威弗嚴於訓姦乃茲内外之臣尚狃故常之習乾沒無藝誅求靡厭遂令軍旅之間猶須餽賂之致剝士卒之膏血充權貴之苞苴使彼抱饑寒之憂而此供宴樂之費有為若是於汝安乎當亟寘於典刑尚申加於告戒繼今以往令出惟行其聽朕言各循汝守任將帥者無市恩以貨賄第令戈甲之精居左右者宜律已以憲章皆知簠簋之飾儻不悛而慢命將無赦而必誅各迪保身之明勿貽噬臍之悔

又

朕祗若慈闈覃思邊事靡憚焦勞之極欲臻康靖之期往者披輿地之圖愴中原之俗皆吾赤子何忍誅夷申飭使軺往修邦聘而金國都元帥布薩忠義怙不臣之惡挾震主之威禮縶行人拘之圜土既脅降之不可即顓命而遣還揆彼政之如斯緊不亡而何待但以並邊之戍行役彌年風霜淩厲而朕方席廣夏之居藜藿不充而朕則享太官之膳所以當饋而歎未明求衣朕身

在九重之中而心留窮塞之上欲馳單騎躬勞六師撫摩瘡痍均服勞苦而百辟卿士發言盈廷止或尼之莫孚朕指爰命丞相敬代朕行夫佳兵者不祥好生者大德朕豈忍以一時之憤而遂忽長世之撫當謹守於封疆益繕修於兵械使士忘露宿之苦而將有死綏之心恃有待而不來寧貪功而起釁儻穹昊之悔禍則蕩定之有時咨爾庶方咸體兹意

太上皇帝本命青詞

丕承聖緒祇奉慈顏當元命之臨辰有珍符之錫羡爰

披寳笈恭扣叢霄顧鑒寧親之誠益闓受帝之祉

朱表

馳誠霄極衍慶慈闈祇荷慱臨告成釐事無疆之壽永

承太上之休有道之長更增皇宋之歷

外制

沈該落職制

君人臨照百官葢欲其精白以承休德宰輔儀刑四海

豈宜以寵利而居成功繄予既老之臣自喪不貪之寶

其還顯秩用厭師虞具官某項以藩條擢聞機政惟人

求舊謂文武可以憲邦秉國之鈞何風采不如治郡朕

猶虛已日佇告猷精神強而折衝未聞宏畧血氣衰而

戒得似減廉聲既已乖鼎鼐之調始欲掛衣冠而去雖

曲全於體貌乃荐致於抨彈其鐫秘殿之華俾即安車

之佚噫君子慎始防嫌趫於未然貴臣抵罪尚遷就而

為諱慨往愆之莫捄期晚節以自全

沈調落職降官制

舜賓世族冐賄有四凶之流商制官刑徇貨謹十愆之戒疇時民蠹尚佚邦誅具官某素無廉稱竊造邇列過而或改謂且收之桑榆老以益貪殆弗盈於溪壑永念七閩之都會不堪再歲之誅求貿遷欲盡於毫釐吞噬不遺於膏血姦贓狼籍公論沸騰慨而同氣之私姑貫投荒之罰亟鐫美職併奪崇階其祗服於隆寛尚少懲於往謬

陳誠之降官制

懐歸有畏於簡書恩始從於均佚試可弗成於績用罰難逭於黜幽既違體貌之私宜在譴何之域具官某始由科第寖陟邇聯意其簡默而不言則亦深沉而可用擢持兵柄洊閲歳華退食自公宜赴功而樂事括囊無譽第持禄以保躬逮庶務之稍繁即抗言而請去彈章既上寵數宜鐫噫為祈父之爪牙初期陳力視秦人之肥瘠良負虚懐服此寛洪無忘循省

陳靖轉遥郡承宣使制

王宫之官朝夕勤事積而至於三年之久可無褒哉具官某明敏忠恪服在此位稽日第勞是應遷法夫自刺史而上皆武著之高選雖隃其禄苟非尤恩不以叙進况承流宣化名秩益顯尚思稱塞無或不祗

錢愷降授舒州觀察使宫觀制

昭德塞違國自貴近始厲名砥節士以廉恥張豈予肺腑之懿親乃為龍斷之賤行此而可貰後復何懲昭化

軍承宣使錢愷胄出勲門慶承主第雖武爵是襲亦俎豆之常聞而市道自居致簠簋之不飾欲爾私藏之富隳予軍政之嚴考核具陳聽聞實駭其上承流之秩仍鐫奉謁之儀往即外祠姑惟薄罰

蔣璨降官制

朕惡人之欺而盡下以恕過誤觸罪則當自歸詆讕遂非其可無罰具官某服在禁路出臨輔藩見謂老成亦所倚信乃吏姦之不察致臺劾之上聞深惟失職之愆

姑往賜書之問弗務兢懼更為誕謾詭陳擿伏之言前易剡章之日作偽之拙欲葢而彰聊從一秩之鐫尚屈常刑之舉服予寛典新爾後圖

謝伋徐康降官制

部刺史檢吏姦職也汝屬縣令亡狀致吾御史以為言汝失職已命汝自列庶或懲後不務引過更肆誕謾誰為若謀謬戾如此鐫官一列尚服寛恩

韓元吉除度支郎中制

具官某度支之職前世以宰相兼之蓋發斂均節輕重取予於是乎在今名存而實廢矣視劵牘之成謹其數出納之而已爾名臣之世宰義好修淹貫文藝綜練世故攝司之久肆以命爾其為朕思所以振其職者

馮巽之除刑部郎官制

具官某獄重事也獄成而罪疑則上之於朝而刑曹郎參決而死生之其不可輕付如此爾以明法稱於文無害使在玆位孰曰不宜益務詳審以振而職

晁公武除監察御史制

御史府寄朕耳目苟非其人不在兹選爾學有本原才可經濟萬里來朝朕葢得之於一見之初小試粉省彌有華問冠豸在列肅我天憲朕所親擢爾往欽哉

吕揢除司農寺丞制

具官某惟爾先正有大勲勞在王室朕顧懷其世思有以嘉報之而爾亦自將其身蹈履繩檢擢丞農郡以試爾能益務祗恪庸稱恩遇

查籥除夔州路運判制

蜀自兵興困於征調夔子之國地墝埆而民尤貧朕思得賢使者以撫之爾文學議論見推時輩久在近服宜知朕措將輸之任輟汝以行往其布宣朕不遐棄

黃仁榮除兩浙路運副制

畿内漕視他路選尤重爾以通才屢更煩使輟自泉府使服故官往其欽哉嗣有褒擢

張德遠除利州路提刑制

具官某蜀去朝廷遠治獄之吏或不得其平民且無告爾久吏事任見謂明審其為朕典一道祥刑之寄惟公其心以察郡縣使毋濫繫毋賄成毋上下其手則汝為稱職

葉謙亨除浙西提刑制

部使者之在畿甸歳時朝集得以其職自達于上視中都官藋等耳爾嘗執簡柱下掌誥西掖出治劇郡即有能稱按刑江東獄不冤濫徙以自近宜知朕指佇爾來

廷將有褒陟

韓彦直除淮東提舉制

惟爾先世有大勲勞在王室朕顧懷其後思有以褒報之而丞相亦言爾才可録也淮東煮鹽之利供國用什三命汝以使者節臨之其體朕意思振厥職

曹紱除湖北提舉制

爾守近郡有循良之譽朕念湖外之民勞苦兵事故付汝以使者節往撫綏之其體朕懷勿懈于位

陳漢除直寶文閣知平江府制

平江吾股肱郡遴選所付必惟其人爾忠厚明敏所至辨治將輸畿甸成績可紀其還使者之節遂綰太守之章寶儲進直併示優寵尚體予意務安輯之

孫佑追復直徽猷閣制

朕中興之初緊汝為良二千石所臨厎績所去見思据正不回坐譏一本作是以免歿身久矣風槩凜然有懷不忘肆俾甄叙延閣寓直追加寵章録其遺孤用勸忠力

任盡言除直秘閣江淮都督府參議官制

具官某朕命相臣以幕府臨邊凡其自從皆天下之選爾忠直強明克承厥家所居之官聲績較著必能為朕協賛元老延閣寓直庸寵爾行尚堅一心益固吾圉

趙不溢降官制

具官某朕惡士大夫便文自營屢下告戒又嘗逐二使者一藩臣庶其知革今汝持節所在守不稱職閱時之久而汝弗言逮同列之有云姑賸章而飾過蔡州如此

不黜何為聊奪一官尚祗輕典

王漢臣李大援轉官制

朕褒録勤瘁遠臣不以㬱也況周旋殿陛賛予朝覲會同之儀而司其籍者哉爾漢臣練習而疏通爾大援周慎而明敏均以積閲協于遷令廉車刺部隃賦爾秩是為茂渥尚克欽承

能説轉官制

周官歲終則稽醫之事上下之以制其食況汝服勤宗

邸七年其久全而不失是可嘉已遷官一等以荅汝能

正任防禦使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帶遥

郡同加封父母制

父

具官某父某朕惟東朝方迪遐壽誕推渥澤爰曁人親爾善積于躬有子滋貴服予武著實應恩章載侈新封俾陞官簿益綏福祉庸荷寵光

母

具官某母某氏朕承顔東朝以天下養樂人之有壽母有以表異之肆因八秩之慶茂暢恩典爾慈懿淑謹有子在官宣勞武階獲際休事申賜命綍榮其家庭往祇令名益介遐祉

横行副使及武功大夫至修武郎父加封制

具官某父某朕惟東朝壽祉以幸天下惟爾有子服予武階進汝一官用廣孝治尚祇휼命往迪吉康

宗室横行至正任防禦使父母加封制

父

朕元日詔書葢推東朝慶祉均曁天下矧予肺腑之戚也哉爾神明之支克自謹畏乃其子姓服我近班肆稽恩章俾進右秩尚其祗服茂迪遐壽

母

朕惟東朝之壽方迪無疆誕舉慶條以曁人老豈予族姓之母可稽腊澤之賜爾冑自華閥嬪于天支有子在官宜賁新渥往祗命服之寵益承燕喜之譽

懷安軍惠應廟昭佑侯可封昭佑靈濟侯制

爾神父子有廟西土能赫厥靈祓除菑凶朕葢嘗錫之侯爵矣今部刺史又上其事申以顯號於侯何愛

昭佑侯子靈助侯可封靈助順成侯制

朕念蜀遠凡蜀之吏有功於吾民皆有以表異之於神獨不然哉增賁嘉名葢侈而施

佑神安仲吉可封通濟侯制

爾神侑食惠應能賛而長以休吾民五等之爵侯位在

二又有美號焉朕之報神亦已豐矣

采石巡檢時宣訊民致死降官制

汝職徼巡而民以掠死雖匪其私顧可弗懲褫官一列尚謹而後

勝捷都虞侯謝興換從義郎制

汝服勤戎昭既有年所其還軍侯往即官聯

都虞侯姚元換授制

爾服在戎行多歷年所其還侯禦易寘武階

潘得臣男汝楫補官制

爾父為吏死寇朕既厚恤典又録其孤所以報也勉哉惟孝惟忠則爾父益有顯休

張建陣亡與子德普恩澤補承信郎制

爾父死於敵録爾以官所以報也往哉惟孝惟忠以顯父休

王漢臣米綱折欠違程降官制

汝護貢輸乃敢不虔宿留道涂折閱什二其還一秩姑

示薄懲

樂寅孫李抃趙達不覺察過淮人降官制

疆埸之守朕所致慎爾等為吏乃或不虔其鐫一官以厲餘者

楊慶祖李大正循資制

朕惟三歲之祀業鉅事龎前期設官是俾典治爾以才選服勞采時殆兹告成厥有褒進

張俊彦循資制

顯仁之喪爾與有勞其進文階益務共恪

田溉轉官制

爾捐家貲以佐國用揆之古義何愛一官

劉嗣立吳懌進書賞轉官制

先帝信書之成汝輩共勞其間可無褒哉

進書賞人吏等轉官制

屬命諸儒輯成大典汝嘗服役亦俾進官

于湖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三十 集部

于湖集卷二十

宋 張孝祥 撰

表

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斷自聖意協于天心振古所無率土同慶中賀臣聞為天子父寔倉皇蜀道之歸尊太上皇亦草昧漢邦之始未有躬致垂衣之治而獨心懐脫屣之高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極化元功超象外巍巍蕩蕩繇艱難馴致于

中興汲汲皇皇在底定弗忘於無逸葢天度聿追於藝祖而深仁壹似於唐堯當乾德之方剛體離明而繼照臣欽承謨訓結戀恩私五日起居莫預清班之列萬年壽考但蘄神筴之增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星輝海潤方肇啟於青宮地闢天開遂丕膺於赤紀有赫聖人之大寶於昭天下之至公廟社逾尊華夷同慶中賀

臣聞父傳於子振古雖然天作之君若今未有載

纂開基之緒維新受命之符恭惟皇帝陛下博厚高明齊莊中正翼翼之心不已葢本躬行喁喁之望咸歸殆非人力仰太上復艱難之業付吾君於談笑之間十一世而益光邁建武中興之事八百年其增卜侈成周過歷之期臣身在侯藩精馳觀闕朝五日而善家令胥瞻孝治之優復兩京而還上皇更徯大勳之集

賀立皇后表

儷極之尊光于有昔齊家之訓燕及無根日月宣昭神

人歡喜中賀臣聞助粢盛於宗廟玆王化之攸先羞榛栗於舅姑葢宸居之末有於若隆興之嘉禮茂承德壽之重歡恭惟皇帝陛下孝始奉親恩兼睦族闗雎之樂淑女式圖陰教之修雞鳴而至寢門共致色難之養肇興縟典丕叙彝倫臣嘉與常僚具宣明制塗山啟夏方觀萬國之朝大姒興周嗣上百男之頌

代揔得居士賀天中節表

珍圖錫羨方隆滋至之休誕月開祥載衍無疆之壽照

臨所暨舞蹈攸仝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齋居節費不為耳目之娛屈已和鄰無復甲兵之問凡此無為而保治蓋將守静以延年臣濫職外臺忻逢穀旦夔龍接武阻稱漢殿之觴蟣蝨輸誠徒效堯封之祝

代方務德賀回鑾表

靈峰電掃殲厥渠魁輿衛天旋格于藝祖神人歡喜華夏尊安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仁配乾坤恩兼南北始結

琬圭之好欲齊民均蹈於泰和玆親革路之征乃小隙自干於皇略逮訖鯢京之戮亟傳龍駕之歸萬里提封將復漢圖之舊百重陛戟載新吳會之朝臣屬奉清閑獲瞻睟穆邊庭賤守莫陪飲至之觴馳道告行企望前驅之蹕

謝曆日表

一札十行雖存故事元年正月實拜新書景祚有開庶邦咸喜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堯仁宅下舜曆在躬大一

統以當天作其即位定四時而成歲敷厥庶民肇錫嘉名深詔執事臣敢不布宣上意勸相農功舉正於中既謹春秋之法自今以始當觀正朔之同

謝歷日表

二年而調玉燭方洽泰和一氣之轉洪鈞再啟新歷惟朝廷則用故事在郡國賓為寵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與天為徒體道御數協時月正日俾民不迷自南北東西遵王之道臣敢不建用皇極奉揚仁風于再于三勸

百姓農功之敏時億時萬祝兩宫壽紀之長

賀元正節表

元年正月實春秋謹始之時是日三朝會圖籍貢珍之盛肇新縟典益侈閎休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本財成誠參化育羣黎百姓欣逢治定之期君子小人各適消長之分導迎景貺登濟中興臣猥以賤官出守外服君門萬里雖迹遠於天朝壽觴九行徒夢遊於帝所

代百官賀冬至節表

增泰元之筴益闓受命之符奏黄鍾之宫丕應得天之統造庭稱壽率土均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與神為謀惟皇作極合八能於前殿衆建人才書五物於保章用昭歲事緝熙景貺敷錫羣生臣等叨列攸司欣逢穀旦七日來復方占羲歷之祥萬壽無疆願罄堯封之祝

代百官進玉牒成書表

帝系勒鴻燦科條於屬籍聖謨啟佑嚴訓典於寶儲御巖廟以覲成拱朝班而稱慶中謝竊以堯統漢緒肇派

別於天潢周誥商盤麗光纒於東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歷時浸闕於編摩甫歳悉加於纂緝必親經裁度稽春秋簡牘之文故並建殊尤若河洛圖書之出恭惟皇帝陛下慶緜景祚志適先猷世茂本支襲生民之尊祖道昭歷服成下武之繼文考仙宗皆聚此書述遺烈永為大訓臣等猥蒙際遇快覩休嘉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

賀冬至節表

品彚慶一陽之復於時是為仲冬王者會萬國之朝其儀亞於獻歲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重明麗正敦復考中不動聲顔豈止侯陰陽之定純受德教所以同天下之心受福惟多知剛方長臣欣逢穀旦屬守竹符望帝都千里而遥莫與班行之末上吾君萬年之壽不知精爽之馳

代百官賀日蝕陰雲不見表

璿璣占象方虞辰集之差黼座端躬遂應離明之正喬雲密護沴氣潛消瑞揭圓精慶由宸極中賀竊以日行有節數或戾於經纒帝德罔愆誠乃回於穹鑒偉休符之昭著知治道之顯融恭惟皇帝陛下神化又新智輝旁燭容光必照聿凝丕冒之功守實不虧坐協寅賓之度惟聖時克先天不違臣等服在邇聯與觀景貺珍圖疊紀仰開合璧之祥羣目共瞻益勵傾葵之志

進登寶位銀表

受四海之圖方盛官儀之復鑄九金之鼎敢忘牧貢之
修悵違執玉之趨祗効來琛之獻中謝恭惟皇帝陛下
配天立極如日升明所寶惟賢已旁求於壽雋理財以
義且盡貫於逋租而臣職在剖符禮應奉幣侑稱觴之
萬壽知芹美之非珍遙交戟之百重慕葵傾而徒切所
有賀登寶位銀一千兩謹遣妹夫進士李蟠捧表管押
上進冒犯天威臣無任

代百官謝賜時服表

冬祁寒而惟怨咨過軫聖神之念秋獻裘而待放賜聿嚴典則之常手舞拜嘉篚將示寵臣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文昭經緯道極彌綸中寶儉慈衣弋綈而率下外新制作美黻冕以御朝乃眷周行載分齊服臣等恩均在笥德愧章身制彼裳衣莫効馳驅之力出於機杼當知紅織之難

進奉貢葛奏狀

厥篚纖纊雖云任土之殊當暑袗絺顧是此邦之產備

齊宮之三服參禹貢之九金前件物邊幅非長經緯殊拙垂衣裳而至治慚莫效於絲毫美黻冕以致神或見收於巾冪謹隨狀詣闕上進以聞

謝除中書舍人表

螭坳秉筆方愧空餐鳳掖代言遽叨親擢被身章而滋寵捧誥牘以彌驚懇避莫俞省循增懼中謝竊以中書本命令之地舍人典文字之官學博藝精斯能華國職清地近豈可假人蓋有思之敏者未必暢於事情詞之

工者未必窮於理致問古今則高崔互有所得評書詔則常楊各擅所長世每歎其才難人亦隨於器使非夫言通志慮識達典章絢黼黻之文邃淵源之業則何以裁坦明之制居清切之司如臣者才不逮人學徒泥古偶玷名於巍第俄策足於要津屬內史之久虛俾孤蹤而代匱方自虞於顛躓敢有望於為真忽拜異恩祇慙非據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圖回至治綜覈羣工方將藻飾於皇猷故必網羅於衆俊雖大公之施不間踈微而

小已何堪誤膺簡拔臣敢不仰承眷渥益勵操修職在絲綸寧有彌縫之助事專筆舌敢忘獻納之忠

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謝表

右輔分符初無治狀西清掌誥復冒寵除更通鰲禁之班還參豹尾之從中謝伏念臣空踈不學儌幸入官歲月推遷遂塵清貫風波浩渺迄致煩言一收朝蹟而歸五見律箭之換尋覆蕉之夢驚曩事之皆非追視草之遊懼此生之終棄敢圖新渥遄服故官躡文石以朝趨

掣宮鈴而夜直玆蓋伏遇皇帝陛下丕膺舜歷煥緝堯章核名實以登俊髦蓋欲去虛文之害躬勤勞而詔機務益將恢遠御之圖曾是孤蹤亦叨殊奬竊謂今日論思之職豈特平時播告之修顧邊瑣之多虞繄廟筭之靡定必有隨時制變之策以究折衝禦侮之宜造膝之言願極陳而無諱捐軀之誓期永報於不貲

撫州到任謝表

解荷槖於西清久隔雲霄之望分竹符於南紀忽霑雨

露之恩惟盛時無終棄之人俾下臣有自新之路中謝
伏念臣策名最晚被眷獨優始由狴犴之餘旋造班聯
之末驥騄備八鑾之乘何有於駑材鵷鴻參萬玉之庭
更容於鼠技惟特達盡由於親擢果迂踈交致於人言
俯危迹以屢驚悵明恩之未報敢期宥過尚俾承流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與春融道同天覆建非常之策方
任賢而使能開大公之門悉除苛而解嬈乃眷上游之
古郡載收散地之羇人臣敢不懲沸吹虀飲冰食檗求

民之瘼稍更珥筆之風勝已之私切謹佩韋之戒祇圖來效思蓋往愆

平江府到任謝表

顴天有請願供水菽之勞易地疏榮復畀繭絲之託仰戴上恩之厚靡容私義之伸中謝伏念臣閉迹諸生受知太上華涂超躐莫匪親除憲府抨彈良由自取會真人之御極容偏郡以承流已試無功丐閒得劇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深懷顛覆之憂

或誤甄收之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同藝祖孝述光
堯廓大度以用人欲兼致非常之士攬權綱而在己將
崇成可大之功曾是棄捐亦叨簡擢臣謹當布宣德澤
激發懦衷澄瀚海之波冀有因人之薄效凝清香之寢
敢如平世之偷安

潭州謝復次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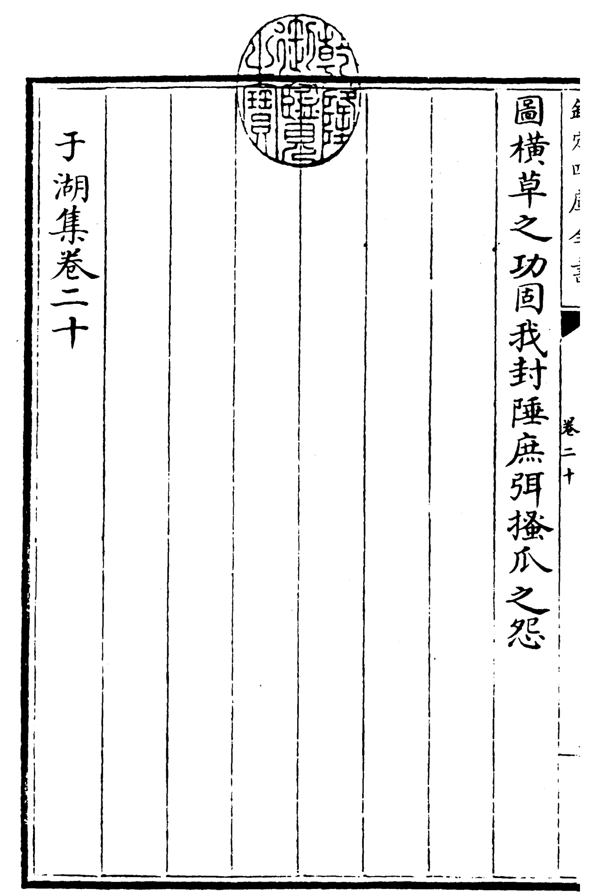
賜以贊書還之次對敢云舊服是謂新恩中謝伏念臣
智昧一官仕嘗三已江湖遠引自憐蹇剝之多雨露均

霑獨倚乾坤之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聖緒駿發英猷專予奪之柄以馭羣工明功過之使以興庶事迺如孤迹亦預慶條臣不敢祇佩隆私益追往咎儻有及民之效則為報上之忠

代方務德廬州到任謝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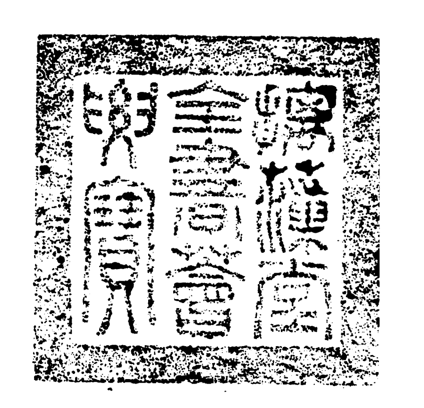
外閫分憂肆敚明命內朝賜對載邇清光已見荒郡創殘之餘具言聖主哀矜之意中謝伏念臣屢膺劇寄蔑著微勞謂孤蹤宜在於棄捐而廟論猥煩於推擇屬有

負薪之疾既辭輓粟之行逮兹邊瑣之多虞復俾帥藩而申命馳驅引道傴僂拜恩細札十行亟承於漢詔土階三尺竊奉於堯言軫民之窮則使捐關市之征憫臣之病則戒求藥物之善捲骼下度僧之牒振饑分貢牧之金獨撥讚能曷勝隆委兹葢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惻隱盛德涵容革路徂征已克清於大憝玉關罷警將永洽於泰和慨斯鋒鏑之滛夷懼以蕞爾而割刻故銓冗吏使布寛條臣敢不祗若神謨恪恭賤職老於州縣敢



圖橫草之功固我封陲庶弭搔爪之怨

于湖集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馬衍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于湖集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一 集部

于湖集卷二十一

宋 張孝祥 撰

啟

代揔得居士上宰相

百適敢逃齋斧之誅恩予再生願廣覆盆之照仰止雲龍之會俯殫螻蟻之誠伏念某晚學支離殘生寒窶躬耕自足所願力田而逢年世禄偶霑本意為親而捧檄孤孽自憐於薄宦廉隅竊慕於前修慮捶楚之莫

辭實簡書之是畏諸公長者猥借齒牙清都太微獲望旒冕退效一官於塵土投閒二紀於江湖日暮而巾柴車嘗躬鄙事秋風之破茅屋安所奠居雖周道如砥何有於崎危而秦網凝脂竟羅於羅織會上聖權綱之獨攬貫下臣縲紲之非辜綴毀裂之冠裳招散離之魂魄異安晚節絶望榮途何負薪之疾未瘳而剖竹之符狎至游拜西州之繁使適當北鄙之多虞申命惟行懇辭莫遂念鄜廓東知之特達且關梁捍禦之澗疎釁已結

於搔爪備初微於横草竊厲死封之志遂忘負乘之譏李牧之居北邊費軍租而享士營平之破羌賊留步卒以屯田盜空狐鼠之羣吏戢豺狼之暴周旋兩稔辛苦百為顧績效之未聞亦規模之粗定自嗟激烈人笑迂踈果飛謗之交攻致劾書之趣上尚蒙覲過俾免所居匪造化之曲成殆生全之莫保雨流木偶所念無歸火及池魚又將奚咎聚族近盈於千指為氓不辦於一廛疾病侵凌親朋棄絶固已闔門而恐懼尚虞投隙以摧

傷瀝血攄辭搏膺請命伏望僕射相公廣好生之德察溢惡之言憫其嘗被於使令頗亦服勞於奔走稍援溝中之納俾留轂下之焦收父子之餘年歸田園於故里況仄席搜羅於豪傑欲前籌開濟於艱難有如不肖之資既乖已試之效儻獲洗湔於既往庶將勸厲於方來九頓首以自歸冀垂威聽三折肱而不悔誓報隆私

代揔得居士上葉樞密

運璇樞於霄極方恢宏遠之圖馳玉節於戎荒益茂綏

懷之略仰止南轅之近莫陪前弩之驅輙控緘滕冐干
齋斧共惟國信樞密德全剛大學貫淵微萬壑長松卓
爾棟梁之用九金神鼎岌然寶鎮之儲佐王夙負於英
資憂國粤從於早歲已積公台之望浸膺旒扆之知容
臺高潤色之功外府極轉輸之效朞年上最即日召還
横榻憲臺朝有絲繩之直持衡銓部人知水鑑之平紬
石室之圖書誦露門之簡策豈特縉紳之歸重抑惟夷
貊之知名亟自南宫進陪西府方膺主眷右文之治適

殊鄰修交聘之儀政須國幹之良往震天驕之俗望龍沙而引道馴蝗聚以革心何但單于識漢相立朝之風采定應回紇懾汾陽單騎之威容式時遄歸厥有成績聳聞廷告滿慰具瞻伏念某邊徼微官門闌舊物半生憂患嗟老矣以何堪末路棲遲復病焉之為祟屢祈哀於宰路冀得請於仙祠茲聞大纛之還寔異洪鈞之播受廛故里儻容孤迹之偷安擊壤明時尚與齊民而拜賜

代李父賀湯丞相

大號明敭真儒進拜基命宥密既用乂安天下之民疇咨登庸蓋論相迺人主之職泰階齊色巖石具瞻恭惟僕射相公廣大高明溫良恭儉範圍天地之業實蘊蓄於平時黼黻河漢之文聊發揮於餘事徧歷在廷之清貫屹為斯道之主盟周旋回枉之間終始端方之守抗浩浩滔天之勢愈厲忠規切惓惓造膝之言願還威斷揭大明而烜照破積陰之蔽蒙既妙契於宸旒將遄歸

於政柄姑畀腹心之寄俾專帷幄之謀右府本兵儋天威而遠震神樞旋極鞏國勢以中嚴萬山瞻鰲鎮之尊一柱障鯨波之險庸虛次輔特告昕朝衆志交孚覬我公之爰立上心簡在揆剛日以延登新風采於巖廊峻冠章於槐位丕建太平之業益隆不拔之基某獲侍光纏越從早歲方流落棲遲之已甚獨矜憐收拾之不遺欣此餘生永歸大造若旱作雨抑多方均被於洪休如泥在鈞豈一介獨為之私喜

賀湯丞相

誕受册書進登揆席星樞環極有嚴宥密之司帝鼎調
元丕正弼諧之任天心克享物望交孚洪惟本朝之典
垂二百載粤自右府而相才十數人趙中令以創業佐
命之勲韓侍中以决策尊王之畧杜正獻閒暇清正而
裁抑僥倖曾宣靖謹畏周密而明習憲章率皆名垂世
之日星身為國之基杖若時英輔光配前人恭惟僕射
相公才全而德不形功大而心轉小惟虛以靜故能應

無窮之變而不懾惟寛而栗故能處羣枉之間而不回厥惟帷幄運籌之初已著股肱惟人之望還主威於笑談之項恢朝綱於紛細之餘國人曰賢已恨登庸之晚大君有命聿瞻爰立之新朝廷由是以尊安天下想聞其風采渙號所暨泰亨可期有如孝祥辱在恩地大厦成矣當容戢翼之歸泰山巋然請効微塵之益竊謂君相之遇合或繫國家之隆汙有其君而臣不足與圖功或當饋而嘆息有其臣而君不能與共治或環轍以趑趄

永惟感會於一時蓋亦寂寥於千載迺今之盛振古未聞皇上勵至神而詔百官諸賢建大功而同休德疆埸不聳年穀屢豐儻不及茲而有行是將無日而復可惟海内重望之所屬此門下素蘊之欲為毋使四公得專美於前抑亦永世有甚休之譽

洪師魏參政

九命作牧遡瞻帥閫之雄一壓為坻近接宫墻之峻念昔播大鈞之块圠乃今依厦屋之帡幪恭馳只尺之書

丕承進退之命伏念某鄉持末學輙冒首科觸宰路之虞羅陷親庭於狴犴飈回霧塞方蔽羣憸地闢天開俄登衆輔乃聖主類郊之二日辱明公造膝之一言可但釋纍於詔獄之寃且復育材於儒館之遂恩私厚矣報效缺然謂當稍著於事功則亦仰酬於知遇寘行自信幽default固宜奉香火之祠遄趨並塞遡旌麾之府負隔重江未容望履於和門姑欲卜居於德里是所願也敢私布之恭惟某官道緝聖傳功熙帝載三能之麗天極煌

煌列宿之纒四溟之經地維浩浩百川之委若稽獨化之始登翊萬徵之繁凡當時郎廟之所行雖走卒兒童之能誦青天白日靡容刻繪之工赤舃衮衣但冀旋歸之速方將芘天下之寒士夫豈拒吾儕之小人載惟留落之蹤罙極依歸之悰仰窺宏達必遂矜容開商邦三面之羅已涵大惠葉楊子一區之宅終藉餘休

王樞密

運璇樞於霄極夙贍命衮之崇分玉鑰於神皐今仰建

牙之近屬有負薪之疾未修斂版之恭敢徹書函冒干

齋斧恭惟某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清介之風凛然表

世而獨立孝友之行信矣行人之所難竊觀聖君簡注

之深率由明公誠一之著異寵超躋於羣辟斯文冠絶

於當時紫誥黄麻士知模楷丹心白髪國有蓍龜丕釐

宥密之司誕付安危之寄造膝九重之議固遠臣莫得

而聞捐軀萬里之行雖勍敵亦為之慴方佇登庸之拜

俄聞均佚之歸西都獨樂之燕居始姑從於雅志安陽

晝錦之榮事終弗遂於牢辭即故里以開藩護陪京而
作牧江山震疊父老歡呼小煩尊俎之籌益壯盤盂之
勢遂膺渙號還陟鼎司某一遠台符再周歲紀龍墀奉
對首叨特達之知螭陛記言更自薦揚之致逺右府出
疆之日寔西垣去國之時瞻鷁首於江濵靡容奉謁委
鸞殘於天上猶辱貽書自憐不肖之軀正在大河之域
丹書未削居懐夙夜之憂緑野非遥坐阻寒温之問豈
謂遷纍之至此會逢碩輔之來臨人謂斯何嗟刺骨吹

毛之已甚天其或者將息黥補劓之可期仰繄大造之仁俯亮危衷之切冰魚未躍長依萬頃之澄波巢燕來歸寧靳千問之廣厦

代揔得居士上徐敦立

肅持虎節還自龍荒陟老上之庭國威坐鎮曳尚書之履天眷彌隆仰繄徒御之勞當有神明之助共惟國信尚書學尊一代氣蓋諸公大丞相之家風流是似古君子之操夷險弗渝方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惟忠信之人

可行鑾蹕一星北去三月南歸喬木參天諒切故都之感雪花如席可堪胡地之寒茲奉對於清閒即參華於近密某棲遲薄宦景仰壯猶瞻十乘之元戎莫遂前塵之拜蔭千間之廣厦知無淩雨之憂

淮東漕魏郎中

京輦効官屢瞻逸軌邊庭奉指適借餘光豈曰為僚於焉事長伏惟某官氣吞餘子學眇諸家未嘗枉尺以直尋真欲居今而行古凛乎一代之名士備更險夷信矣

中興之吏師所至辦治嗟守闕之虎豹困橫江之鱣鯨人謂斯何厥有至公之論天其或者將為大用之基殆聖政之更新偕羣賢而彙進雙旌引道亟分刺史之符一節趣歸即覆郎官之錦簡注眔厚寵靈洊臻陛内閣之新班專外臺之劇寄眷斯民俗已熟教條舊所領州尚鬱去思之望及兹開府當成不戒之孚仰窺訓詞即俟報政某棲遲晚節漫浪此官方懷投劾之歸空切登車之志念昔已同之臭味于今復並於官曹仰鄰燭之

分輝庶山慕之不采隆寒在侯盛德對時蕫妙毓於生
經用丕迎於景貺
新巢縣許宰
冠千佛之名早嘗慕義為百乘之宰令乃同僚雖共嘆
於回翔聊自謀於親炙伏惟某官才高雋軏文掞明庭
凌雲之氣超然固已薄蓬萊而不上激水之飛遠矣方
當運溟海以横摶詎意荒城肯臨君子歷考本朝之故
事人謂斯何自結明主之深知公寧久此所冀亟來於

行李庶能少奉於周旋

答吳將仕

屬厭俊聲夢想德宇文人作牧適來父母之邦仲氏決科更參兄弟之契欲論交而未敢乃盛禮以見投伏惟某官考信六藝以行其所知博極羣書而守之以約深厚爾雅追漢兩京之文直諒多聞得魯君子之益蓋將友天下之善士豈具顧吾儕之小人既見止而我心降喜可知也匪報也而永為好俾利圖之

于湖集卷二十一

于湖集卷二十二

宋　張孝祥　撰

啓

除禮部郎官謝沈左相

考東觀之藝文方陪雋軌隷尚書之賤奏遽列清曹荷銓宰之殊知躐官彛而超授伏念某幼而不學長也益愚出寒鄉寂寞之濵居游已陋襲老生陳腐之説剽略奚工策名雖冒於一科觸禍僅逄於九殞諸侯賔容姑

將稍試於所聞上帝圖書即許竊窺於未見牙籤雲委貝闕天横蠹魚枯文字之間海鳥眩鼓鍾之饗瓶罍易耻宜蒙盌脫之譏組繡非能敢望錦窠之目始令承乏旋使為真訪臺閣之大儀顧非博綜誦朝廷之故事尢愧清通藎一再歲之久虛乃不崇朝而輕畀淩兢就職激切懷恩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道妙體元誠純育物阜夔稷契丕成極治之功柬馬嚴徐盡入至公之用占小善者率以録示大賢之無不容猥收場屋之虛名亦玷

省垣之高選某敢不靖共爾位紬繹舊聞何自為郎雖賴曲成於造命不遑將父終期外補以便親

湯右相

上同前 某重惟父子悉累門闌樞筦編摩墮甑尚勞於卻顧珍臺洒掃遠枝更許於安棲藐是孤蹤益勤大造斯文衡鑑妝雕蟲篆刻之微羣枉織羅捄破卵傾巢之酷故茲識擢一出異知恩如鞠育以何加身欲糜捐而莫報其敢不質之天地銘在肺肝下同前

郎家安在方叨執戟之榮君舉必書遽陪載筆之侍冒

謝劉提舉

恩至渥論報獨難伏念某猥以諸生濫追衆雋考藝文於東觀隸牋奏於南宮忽誤聽聞進躋班列典春秋尚書之簡冊何有編摩望清都太微之晃旒空塵供奉靡容辭避端自吹噓茲蓋伏遇某官學有本原智周事物六轡按部式專開閫之權三接造庭即賜清閑之燕不遺故舊曲借褒揚遠勤騎吏之臨特拜雲牋之貺齊夸

有烏姑借喻於騁辯魯懼無鳩顧推誠於發藥祇深感抃莫既頌言

撫州到任謝執政

殊庭賦禄方省已以偷安劇郡分符遽叨榮而起廢大恩難報小器易盈伏念某天與隘踈地縣孤遠頃陪朝列誤簡聖知執筆螭坳愧編摩之何有演綸鳳閣知潤色之非長人咸羡於遭逢己獨知其僥倖殫黔驢之技未答洪私致梁鵜之譏莫逃餘責一妝朝躋三易歲華

既自循滿溢之愆敢復有超踰之望忽玷蕃宣之寄實緊造化之私恭惟某官茂業經邦精忠格帝自任天下之重出應聖人之時端委廟堂共建非常之策運籌帷幄果收不戰之功勲在旂常望隆鼎鉉夫何踈拙亦預搜揚某敢不祗畏簡書布宣條教慰安牧養冀追渤海之功撫字催科惟上道州之考

王提舉

食檗飲冰舊欽耆德匿瑕藏垢今藉餘輝將親依繡節

之嚴敢恭致緹繊之問伏惟某官學專師古志不謀身落木紛披凛長松之獨立頽波浩渺屹砥柱於中流蓋富貴一時於我何有哉雖夷險百為惟是而已矣聖天子既深知於忠讜士大夫亦交譽於清規正色朝端所宜進陟觀風江介曷尚淹留某慕用惟深師承是幸惟州縣簿書之事儻少寛程督之科則里閭凋瘵之民庶竭盡撫摩之力

陳運使

誦諫臣之薦草夙欽循吏之稱分太守之竹符今托外臺之芘願瞻誨色祗奉教條共惟某官古學精深英猷特達頃侍和公之側屢道永州之賢事得其宜未嘗干百姓之譽治出於一殆無愧兩者之間將登禁密之聯尚借澄清之略諒無煖席即有賜環某慕用惟勤親依是幸惟州縣簿書之事儻少寛程督之科則里閭凋瘵之民庶竭盡撫摩之力

任提刑

近仙闈錦帳之氊昔聯輝於列宿瞻使者繡衣之斧今
托芘於二天將祗奉於教條敢馳於書牘伏惟某官
學潛精粹德秉純全素節清規表儀於鄉黨閎猷敏識
潤色於朝廷容臺正蕝禮之訛憲府極繩愆之效方佇
持荷之拜俄聞湯節之行千里上游久著平反之譽九
闗帝所即期趣召之歸某一去賔閎屢更歳籥躬耕下
澤徒切睇於光躔假守偏州乃密依於蔭樾所冀少寛
於程督庶將自力於撫摩

黄運使

一麾江海叨被恩書千里湖山遥瞻使節方有希於餘潤乃先辱於惠音共惟某官德履粹温才猷開濟早更名郡偉望實之兼隆暫屈外臺見事功之咸允雖經畫雅資於管葛而論思正屬於嚴徐佇奏嘉庸即還近列特紆高誼曲賁踈蹤把酒分一日之光坐歎晤言之阻占詞妙五雲之體但深藏去之榮

鄭大資

緑章封事方修香火之緣黃紙除書忽拜璽絲之托愧微蹤之末稱幸長者之馬依伏惟某官德秉純全學躋淵奥五百年之名世將以有為四十圍之參天凛乎不拔歷數當今之大老孰是中原之故家顧益介於壽祺佇登延於舊弼某服膺滋久望履終遥何期起廢之恩乃有親仁之幸惟諸父辱少公之客未報隆私顧是邦有賢者之留敢忘祗事歸依之極敷宣奚周

陳正字

同前

伏惟某官學造聖真文為國采瓊琚玉佩久應接武於夔龍貝闕珠宮尚困守關之虎豹所冀躬行於白屋會須自致於青雲某屬遷英躚繆參朝契念辱在游從之舊間者瀾馬乃令諂親炙之榮喜可知也未遑問訊先辱移書

提幹

同前

伏惟某官襟量粹夷才猷超敏外臺贊畫知譽處之罕休要路蜚聲諒東求之不遠再惟冗瑣獲際光塵

友士之仁豈獨慰平生之願求民之瘼庶將聞忠告之規

建昌趙知府

同前

伏惟某官擢秀天支蜚聲朝右為善最樂卓然循吏之師閲理居多粹乎宗室之老暫淹侯服行陟禁涂某慕義已深承顔弗遠是所願也儻或聞前輩之話言豈不然哉當盡得疲民之疾苦

黄知府

同前 伏惟某官正學探微英猷邁遠風流未泯盋山谷老人之諸孫進擢非遥有袁州剌史之故事諒不容於煖席即遄被於賜環某 同前

孫參議

同前 伏惟某官輿學家傳宏猷天賦名藩布詔謂當少著於豐功燕館頤真乃復重違於雅志惟益臻於壽祉以茂對於榮恩某久此睽違載欣接欵 同前

王教授

同前　伏惟某官學造淵微才推敏劭橫經師幄知譽處之罕休奉詔公車諒東求之弗遠再惟冗瑣早際光塵未遑問訊之恭先辱貽書之貺

通判以下

同前　伏惟某官襟量粹夷才猷超敏回翔外服知譽處之罕休踔厲要涂諒簡求之不遠再惟冗瑣獲際光塵友士之仁豈特慰平生之願求民之瘼庶將聞忠告之規

殊庭賦禄方竊便安支郡分符誤叨委寄所幸治中之

趙通判

從事乃是平生之故人伏惟某官清德家傳英猷天賦
光風霽月自是無塵錯節盤根試窺游刃雖千里尚留
於驥足然九霄方迅於鵬程諒亟拜於除書遂横騫於
顯路某屬因諸父嘗際高賢間者闊焉已忘歲月之多
少喜可知也顧將朝夕以親依未遑問訊之恭先辱貽
書之寵

江州林知府

半生慕義未遑賔謁之修支郡承流遂有善鄰之托載馳書牘恭掔齋鈴伏惟某官敏識造微英猷邁往卓然一代之循吏喜是中原之故家坐嘯江城仰治功之獨最奉朝漢闕諒追謟之非遥曾是微蹤將依隆芘寒女緝芧所願分光於有餘拙匠伐柯尚欣取則之不遠

苗太尉

授將軍之鉞嘗望餘光分刺史之符遂依隆芘伏惟某

官忠揭日月義嚴雪霜早歲臨戎即登於勇爵十年扈蹕屢勒於勳銘逮邉瑣之多虞由殿巖而遣戍茂宣皇略亟挫天驕倚須露布之聞遄正節旄之拜顧茲孱瑣方藉㤩幪瞻碧幕之非遥馳尺書而敢後

王侍郎

緯星辰之轇轕斯文夙賴於主盟卧江海之空同舊德更高於耆壽喜問塗之有日將候館以趨風恭惟某官名冠倫魁識參元妙瓊琚玉佩固嘗接武於夔龍貝闕

珠宮屢困守關之虎豹去六月而一息翔千仞以覽輝
諒扶栬之北來即賜環而南下某粤從稚齒聳慕隽蹮
何期荒障之乘適此高軒之過榮光下燭華問先臨仰
君子之好謙愧小人之不敏

明州韓尚書

繡幢畫戟占東藩皷角之雄寶字玉文新廣内圖書之
直入謁尚遥於賓榻修辭敢後於齋鈴伏惟某官粹量
淵停英姿玉立學無不可凛乎當代之偉人政得其宜

卓爾中興之循吏乙陛識尚書之履四方勞申伯之藩
留鑰九扉已壯長江之險戈舡下瀨還清瀚海之波顧
疇外屏之勲遂賛西樞之畫𦵏遡違墻仞多閲歳時大
司寇之議刑嘗拜家庭之賜小諸侯之述職敢忘方伯
之尊嗟問訊以戍踈且懷恩而未報所蘄宏度終諒微
誠律管崢嶸和門整暇萁益綏於純嘏亟趨覲於嚴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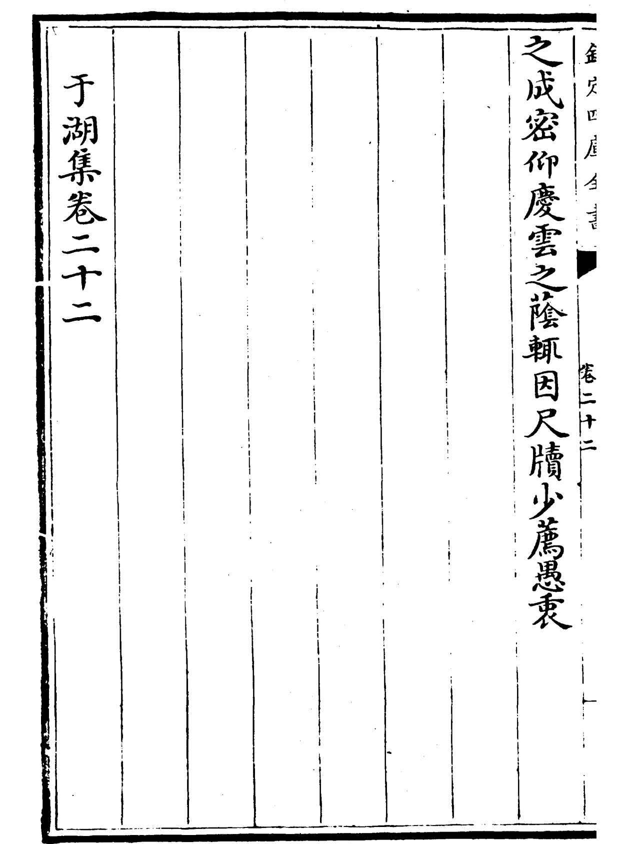
曹監簿

一麾假守自愧非才千里貽書過勤盛意伏惟𦵏官英

聲夙著德器自將雍容文辭亟簡朝廷之聽積習名教益增閥閱之光方徑席於清高尚不忘於疇昔有懷謙眷莫喻鄙悰

賀周侍郎

寵闕　洊膺異數以武部之顯曹而顓玉堂之直以文林之魁傑而紬金匱之書外廷雖創見於親除造膝乃先期於面授共惟聖眷獨厚諸公益將基大用於此時豈回踵前人之故事有如孤迹辱在恩門竊欣廣厦



之成密仰慶雲之蔭輒因尺牘少薦愚衷

于湖集卷二十二

于湖集卷二十三

宋 張孝祥 撰

啓

王提刑

汝水承流已叨覆露吳門易地更托按臨繄幸會之適然知譴呵之可免伏惟某官純誠獨秉剛毅不回溜雨之四十圍本孤根之自立摶風之九萬里寧短翼之爭飛粹無悃愊之華凜有澄清之志顧外庸之久訖宜中

詔以遄歸某別德經時親仁不日疇昔熟於條教莫先圖民俗之安乃今奉以周旋當益厲官常之守

章提舉

虞廷輯瑞昔叨一盼之榮禹甸宣風今與六條之按仰止使旌之近俯馳書牘之恭伏惟某官粹量淵停英姿山立文高學古蔚為儒掖之宗行峻履方屹此廷紳之表自寵持於華節即妙柬於垂旒外庸已訖於澄清中詔行參於宥密某見賢不遠受察云初是能容之儻少

寛威於程督庶可乎耳所當盡力於撫摩

兩通判

諸公長者之譽疇昔固願見之同官爲寮之賢乃今何其幸也伏惟某官英猷邁往正學探微杞梓梗楠知鄧林之不雜琮璜圭璧宜清廟之見收塹淹半剌之除行拜十行之寵某依仁匪遠託契云初前事後師儻悉蒙於教告左提右挈其將免於悔尤公其圖之我所願也

知州

門闌睽隔久違問訊之恭不相識云門闌在望未諧識面之私郵傳甹來遽被貽書之寵仰佩冲虛之懐更懐親附之榮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籍甚諸公之譽當立上於要津居然一障之乗顧何勞於餘刃諒賜環之在即遂持橐以居中某已試無功丏閒得劇民亦勞止冀少圖安集之功公儻教之當謹承清淨之誨

待闕通判

上前同

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籍甚諸公之譽當

立上於要津居然別乘之官顧何勞於餘刃諒賜環之
在即遂結綬以遄歸下同前

趙郎中

上同前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籍甚諸公之譽當
立上於要津退然三徑之居乃深藏於偉業諒璽封之
來下由珍館以遄歸下同前

王提幹

上同前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西樞宥密夙推家

闕之謀右輔均輸今頼幕中之畫竚趨嚴召立據要津

下同前

朱知府

上同前　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楚都揭節夙髙廉按之公嚴瀨剖符行著蕃宣之績恐難淹於外服當即拜於中除

下同前

胡國正

籍甚諸公之譽所願納交粲然一紙之書胡為及我伏

惟某官高文足以華國竑論足以濟時壁水之除此其漸耳瑣闥之拜衆且遲之方消揺於里居益涵泳於聖學俯慚固陋行際聲光友士之仁豈獨慰平生之願求民之瘼庶將聞忠告之規

陳教授

同年之契契濶有時為僚之賢解后於此伏惟某官議論該乎國體文華贍於時英教諸侯之泮宮聊從容以卒歲備天子之詞命知軒騰之有時某攝官云初依仁

是幸友多聞之益無以尚之問為政之方其知免矣

常州郭知府

諸父納交昔叨末契近藩假守今託善隣將敬掣於齋鈴敢遠馳於書牘伏惟某官才高盤錯譽滿薦紳諫大夫薦之公朝太上皇擢以名郡第循良之最獨居三輔之先輸獻替之忠即參兩禁之密某已無善狀更誤庬恩望廬山之雲既闕晨昏之養飲吳江之水敢為旬月之圖欣近接於封圻將悉摹於條教僕之所願如此公

其勿愛于言

撫州陳知府

碩膚之譽久屬厭於舊聞斗大之州乃淹翔於敏手豈獨託交承之契所欣蒙覆護之私伏惟某官器業偉然聲華籍甚家學之富蓋有本原吏事之精尤高盤錯暫領一麾之寄即嚴三節之歸乃眷臨川號稱古郡戸乏中人之產府無經月之儲貧吏乾沒既不哀杼柚之空齊民無聊皆去為囊橐之盜宜有循良之政來蘇疲瘵

之餘愚若孝祥一無可紀糠粃在前之愧夫何言哉瑾瑜匿瑕之仁是所望也

劉舍人

五筦曠官已逭黜幽之典三湘謀帥又叨使過之恩亶惟衣鉢之傳實有鈞陶之自某奉身無術與世全疎宦行於利害之涂窘處乎讒謗之藪載從去國屢遣作州率以五六月之間則為數千里之役精神耗於憂畏筋力疲於奔馳忽去忽來固未免揶揄之鬼乍賢乍佞獨

柰何蔞斐之人豈無二頃之可耕況復雙親之既老决意投簪之適弗圖賜履之榮恭命而行懇辭不獲茲益伏遇某官學窮聖緼道覺民先羞崑崙溥蓬萊迥立風塵之表决汝漢排淮泗横馳翰墨之場比收一笑之功遂殄陸梁之寇雖在公以為餘事然寬上之所甚憂肆予環而召歸當告册而爰立即以所臨之巨屏付之承學之諸生某敢不謹守箴規益思策勵老吾老幼吾幼方深斬錫類之恩步亦步趨亦趨終難望絶塵之軌

王運使

劾章亟上即使歸田明詔趣行又令分閫葢亦東西之惟命敢云來往之為勞所欣容察之賢乃是交游之善伏惟某官英姿煥越德宇静深風流傳正始之餘人物尚中原之舊刻清湘之樂石嘗夷赤籍之驕通下瀨之戈船又静緑林之擾佇圖成績即拜顯除某猥奉藩條獲依使節念問涂衡嶽曽分筆硯之餘而枉駕湘西復接盃觴之勝違離屬爾際會偶然一馬二童長驅千里

雙魚尺素疊拜三緘筋力盡於奔馳精神為之耗散欲報所貺將遣復休念已投畀分之深豈其較禮文之末我之不敏情見乎詞

寄居官

劾章亟上即使歸田明詔趣行又令分闔葢亦東西之惟命敢云來往之為勞一馬二童長驅遠道雙魚尺素敬拜好音病體困於奔馳文思為之枯涸涉筆欲報空函是憂念方依德庇之初管下倅云念方託僚契之深必不較禮文

之末我之不敏情見乎詞

呂彦升到狀

出分宫錀繆托交承入奉介圭喜將邂逅聞有南徐之新命復為北道之主人幸艤舟而小留當接塵而一笑

帥江陵通運使楊顯謨

山川跋涉欲徧東南父子扶攜復來荆楚即有依仁之幸更懷冒寵之慚伏惟某官熏班馬之濃香鍾岷峨之秀氣籍甚之譽與江俱流熾然之光立朝更顯謂當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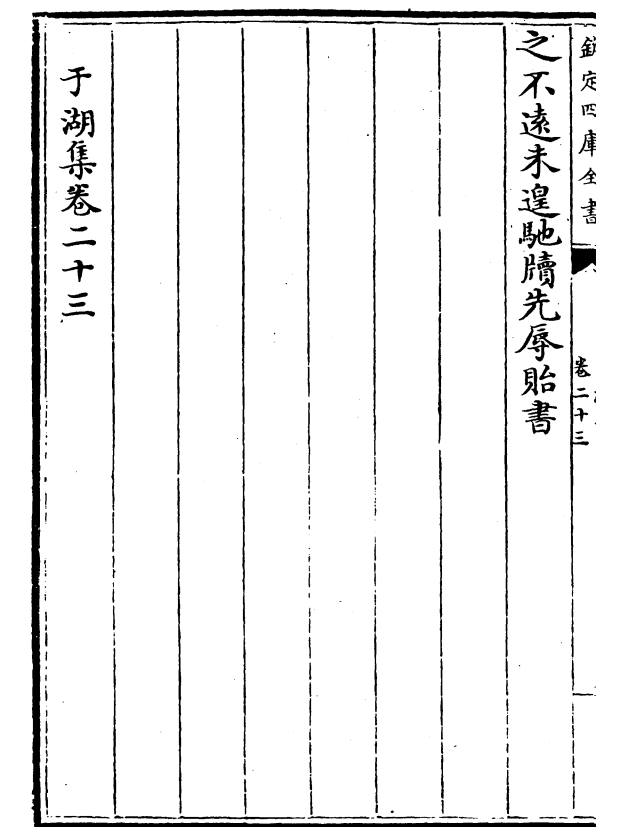
紫微而排閶闔徑拜玉清之侍臣何謂蓋崑崙而薄蓬萊尚作繡衣之使者有如孤迹嘗並英遊乃令邉瑣之行復託外臺之庇夕烽罷警請與公圖綏靖之宜春水才生冀許僕辦歸休之計

蕪湖沈知縣

籍甚之譽久矣在諸公之間蕞爾之邦豈其淹長者之辱伏惟某官文章翰墨自成一家人物風流尚友前輩少借演綸之手來收製錦之功顧游刃之有餘諒追鋒

之不遠未遑馳牘先辱貽書

于湖集卷二十三



于湖集卷二十四

宋 張孝祥 撰

書

代揔得居士上沈相 該

厥今天下之士彈冠結綬請以身售於相國之門者不知幾何人其聰明才智崇論竑議足以理紛濟劇謀王而斷國者又不知幾何人若是者相國之門蓋已不乏於才而碌碌尋常之人亦無以自達於下執事矣雖然

相國豈直以此而遂拒天下之士也哉周旋慰薦惟恐其不至士之客於中都者今日投謁于司賓之吏明日則命之見焉其善惡能否相國葢一與語而盡知之如燭照數計毫髮無以自隱於是而退絀於是而奬用則公議翕然咸以為當或以問某曰相國午漏下還第與賔客接才數刻頃顧步趣語默之間輒已得其人之肺肝若素知之此何為也耶某謹對曰相國惟公故生明惟定故能應惟虛其心故能服天下輔政于兹一年而

中外底平百志緝熙遂濟登茲不動聲色相國以是三者也相國以是三者計安天下其於知人也何有某也楚之鄙人也聲名無聞於時問學不足以取世資流落田野十有八年偶得不死耳今亦踽踽然來蔪望泰符之輝以不肖之身受察焉其可其不可不敢自列惟相國哀憐財幸之舊詩一編閒居無事紓憂娛悲輒贄以見非某之所長也干冐鈞重俯察俟命

上史叅政 浩

某伏讀制詔參政以命世宗儒東宫舊學精神感會臣主俱賢顯膺册拜晉參國秉天下幸甚伏念某疇昔登門猥辱知遇生長四明丘墓所寄阡陌相連實同黨里不敢獻諛願効微忠伏惟中興以來宫僚幾人若賢若不肖主上朝夕之游處毫末曲折弗逃聖鑒而簡在眷禮獨公一人事關運數非偶然者累月以來擢用休顯中外之士拭目歆艷知參政者則謂渟滀抱負鬱而未伸逢辰遇合逮今已晚其不知者直云師傅舊恩適用

故事夫拔之衆人之中置諸百僚之上自高宗文王猶
託諸夢卜况如近時風俗益壞横得一金或媢疾之竊
料進而賀參政除拜於前退而議參政闕失於後者不
無其人故今日參政應之甚難亦可懼也圖易其難圖
釋其懼參政之策將安出願參政深思之今日朝廷之
上進用人才措畫邊事與凡號令因革某事非某事是
人不以屬它宰相執政必曰此史參政之為耳葢用之
驟則責之重其理固然况參政方在北門遠方之人以

邸報不傳興事造業一出參政意令入政府則此名益不可避以不可避之名任甚重之責當至顯之位然則參政將何以善始善終以無負聖天子以無負天下也哉自古在昔莫難於君臣之際二帝三代置而勿論必上下一體言行計從雖父子兄弟之密不得與乎其間如髙祖之於子房先主之於孔明我太祖皇帝之於趙中令而後可以撥亂反正創業垂統竊觀陛下繼太上皇帝而為之子談笑授受雖二百年丕成之緒然稽之

天數與人事實纂承啓運御極之初惟新景命光昭祖
烈將以傳無窮而施罔極必一遵建隆之舊則陛下之
得參政何以異於藝祖之得韓王參政於此彌綸動化
開闔張弛惟危惟微可戒可畏不一而足某雖愚不肖
誠願有以言之而參政擇之參政儻許之言則請條列
以告伏惟參政方闢大公至正之路蒭蕘之賤試將采
擇其善某也狂率犯分參政弗怒以教誠之

代季父上陳樞密

某聞列宿之在天星官歷翁有傳數世而不能盡究其名數者至夫五行之精雖隱伏不見按圖而考之則固已知其躔次之所在與夫善祥之應皆可以前知曰如是則為人主之壽如是則為豐年如是則天下和平若影響之隨無有差忒婦人孺子夜立庭中仰首而望曰此填也此歲也此太白也未嘗學星則既能盡識之矣今夫賢者之於世其間出希有固亦寥寥然如五緯之相望茍一有焉雖窮在畎畝未見於用已隱然係天下

之望曰使是人而出應吾君之求也必能發所蓄以利澤一世而有無窮之聞矣一旦進而坐於廟朝天下又將翕然而稱之曰是吾昔之所期某公也昔吾之所望於是者庶幾乎故雖窮山幽谷婦人孺子亦莫不然何也如五星之在天其晦也人皆得而知之其顯也人皆得而見之故也恭惟樞密以碩大高明之資輔以宏深經遠之學發策決科震耀宇内皆其緒餘不足道者而天下之所以期望於公而公之所以抱負自任天下之

重蓋不在是也前年天子揔攬權綱號召數公新美庶政此數公者聲稱德望炳然較著真與芒寒色正者比公在焉是司天子心腹之寄運旋樞極以隆國勢曽不期月而優游之望得太平之青塞天下之人亦既歛然自足滿慰疇昔而無異辭矣某也楚之鄙人也青衫白髮塵埃一命之選蓋將三十年雖冗散無以自振而所至不能阿意下氣往往不偶卒窮困至是顧嘗為大樞湯公之役湯公憐之賜以斗升之禄使活軀命今又閲

一歲於此矣湯公謂某曰汝往拜樞密陳公之門吾為汝言之某奉命是以來雖然某之見公非直以此故也五緯之行婦人孺子皆得見而識之某誠不肖矣其智固不如婦人孺子矣乎伏惟誘而進之使得自効請以受知湯公者亦受知於門下不宣

與李太尉 顯忠

某聞之當今號稱人傑磊落奇偉可撼以義獨太尉三數公耳今春過池陽始識太尉置酒高會開心見誠某

竊不自揆嘗為太尉陳其所以報國一二事太尉不以為罪擊節稱善某於是益知太尉之賢常常為士大夫道之謂太尉嘗以單騎九百却二十萬之衆它日邊候有警奮不顧身星流彗掃敵王所愾者必太尉也自金人渝盟聖天子赫然震怒悼已事之失策誕布明詔恭行天誅太尉膺上簡拔當國一面悉甲濟江今踰月矣敵騎浸淫至于歷陽太尉之軍雖嘗小捷然敵既越險而南幕府猶在舒城不聞太尉出騎要擊何也豈既追

北而此未知耶抑太尉方略素定儒生不得而測識耶
兩日來羽檄自御前至太尉處者相接於道而遷徙之
民自北而來所傳益急事勢危迫可謂間不容髮矣不
知太尉將何策以處此今淮西之三帥列屯朝廷安危
實繫於是太尉與王侯戚侯必須同心協力而後可以
成功若一人少有顧望吾事去矣伏望太尉思主上平
日所以期待太尉之厚委曲寘念交歡二帥使無纖芥
專圖國事盡去私心若王侯當其前則太尉宜與戚帥

以銳師出其腹背首尾齊應各務致死則彼衆雖多可以立潰萬一不然少有沮抑太尉將何以報天子何以見天下之賢士大夫耶望太尉精思之速圖之無貽後時之悔忠憤激切之懷不能此盡謹遣使臣莫師雄躬造帳前面禀拱立西望以俟嘉音不宣

代任信孺與王太尉 權

某聞太尉之名舊矣雖未識面然嘗一再通問及來宣州見張漕父子日日稱説太尉忠義純一智略沉雄治

軍訓旅多多益辦今時諸將可一二數某是以擊節誦
嘆願交下風葢因致書欲太尉以一千人之功名保三
十年之富貴某所以與太尉心相知者甚厚自金人渝
盟聖上奮發威斷以迄逋誅天聲震疊山摇海蹙太尉
兼心膂爪牙之任杖旄秉鉞銳卒十萬式遄其驅揚舲
濟江分據險阻可謂盛矣中外之士正望太尉以捷音
聞雖定林之役追北百里然斬獲不多人心未快數日
來或謂敵騎已越滁壽太尉復還歷陽果爾則何為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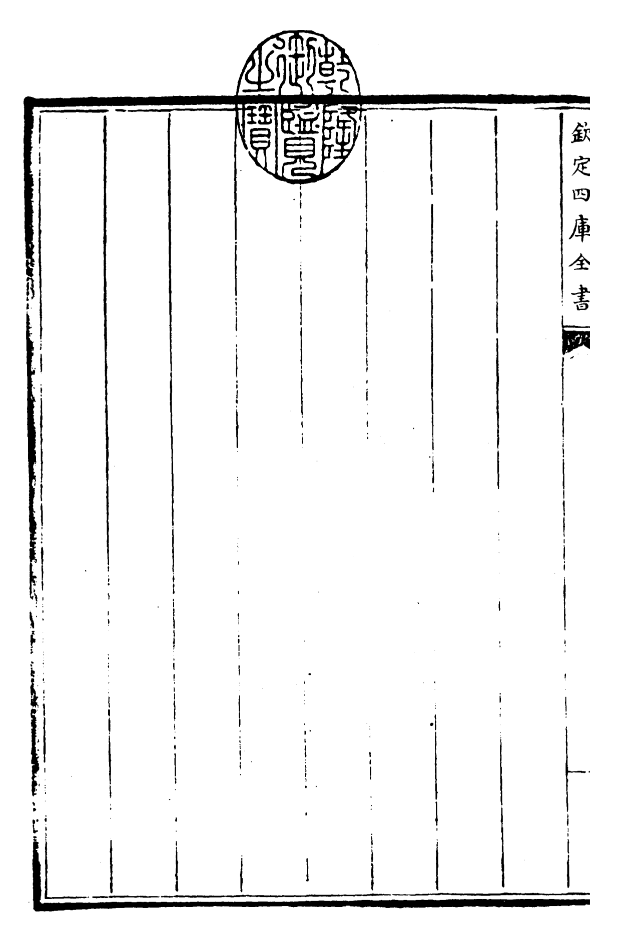
淮西重地朝廷所責望者專在太尉李侯戚侯其實太尉麾下耳事勢之急如此必三帥協義同力首尾相應盡去疑間合為一家然後為可今日調護兹事獨在太尉太尉聰明辨此不難所願太尉念主上平日眷遇之隆不憚少屈遣書致禮交歡二帥相與誓約專意國事屏除私心尅日共舉以翦窮寇以復境土則太尉勳在社稷身名俱榮竹帛鍾鼎不足稱載萬一不出乎此各自為謀少失機會悔將何之忠憤激切懷不能已輒以

尺書布之幕下可否之决立遅一報不宣

于湖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一第一頁前五行敢逃齋斧之誅按易得其資斧子夏傳作齊斧虞喜志林謂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也此用虞説

卷二十四第七頁前五行太尉與王侯戚侯按王侯王權也戚侯戚方也原本戚訛成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舉人臣馬衍宗